

次日犯中左所王文昇斬其六級虜大挫以去固由該將之勇亦以其家丁七百之力也由此言之兵欲其精又欲其足非謂十人之任可應之于一人也今以羊驅狼數人弗敵欲以此而固圍安邊庸可異乎使遼能早見預圖士馬可用奴必不敢輕于肆逆亦無今日征調之煩殺掠之慘耗亾之多也職所謂不有大省不有大費不有大費亦不有大省者正以此耳仰惟

台主特蚤賜題覆危邊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邊備日疎危亾立至懇乞

聖明亟發經畧以救燃眉事職方司案呈照得連日接遼左塘報哨探不明失事屢見轉睫秋臨奴必大逞及今早備已屬後時若再遲延噬臍何及所有新推經畧乞行催請等因案呈到部爲照奴酋自我師喪敗其氣益驕而視我虛實又不時以輕騎疲我只待秋高風

勁便卽向內發矢以報東門之役此不待識者而後知也乃我之兵馬尚虛壁壘未固此時卽哨探嚴明防禦周密猶恐不支而四月初九日宿老等屯之失次日將官始知倉皇塘報五月二十九日潘鐵并犯總兵李如楨揭報臣部于二十九日則曰本日哨至段本嶺離邊二十里遙見達賊往來經行六月初一日則曰賊于二十九日寅時進邊辰時出境初三日始報二十九日虜去有軍丁馬匹

總之哨探全無隄防盡撤情形靡一故塘報參差賊來則殺掠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賊去則彌縫遮飾莫免失事之條如此景象倘奴復深入可望其設伏張疑拒堵于聞警之先追擊于情歸之後乎所由經畧爲待罪之官故威令有難行之勢積輕成玩積玩成弛蓋至今日而極重難反岌岌乎有朝不保夕之象矣目今急着宜早用新推經畧熊廷弼星夜出關令其收旣潰之人心保垂危之疆土

皇上自有毅然獨斷當無俟臣詞之畢者如稍遲延則遼左有瓦解之危而

陵京有震動之慮臣等竊謂

皇上之自爲計者左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催請伏乞

聖明立賜

俞允令新推經畧熊廷弼加兵部侍郎職銜星夜出關與楊鎬交代經畧遼東邊疆幸甚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竊惟今日時事最急者無如遼東經畧自四月會推已經兩月自本月初五日發票今亦十日矣臣先後揭催不下十數不知盡徹

聖覽與否頃者奴酋一日之間兩處入犯虜謀愈狡而該鎮敗衄之後人心愈沮兵力愈益難支當此之時非急遣熊廷弼星馳到彼從新整頓收敗殘之局圖戰守之宜以聯屬人心鼓舞士氣遼之爲遼未可知也乃經畧之旨吏部催之不下兵部催之不下臣再四催之亦

不下人情急

皇上視之益緩豈

聖意果置遼于度外任其安危而不顧耶夫遼危而京師何以能獨安遼亾而山海薊門何以能獨存門庭潰而堂奧不驚萬無是理故今日剝膚之灾燃眉之急卽閭巷愚民三尺童子莫不惴惴憂之而

宸衷獨恬然畧不動念此臣愚所爲痛哭流涕不能自己者也近日諸臣有欲約九卿科道官

同具公疏于文華門候

旨者臣力止之謂

聖躬方在靜攝不宜煩瀆且前疏發票已久見在御前

皇上但一批行便可完此大事不意靜聽旬日仍復杳然昨見吏部兵部各齊催疏其于虜情緊急遼勢阽危人情迫切在兵疏言之更詳臣不敢贅但望

皇上將已票熊廷弼本卽刻批發

勅令作速前去料理一以慰遼人之望一以荅中外臣民跂仰之心封疆幸甚臣亦幸甚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援遼効用儒士龔利用揭爲身經賊圍血戰因擊遼事阽危瀝陳芻言以舒忠憤以裨

廟算萬一事竊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直陳利害明律所許今夫

神京迫近邊陲而遼爲左輔地相去纔千餘里自逆奴變後城堡破殘物力耗匱耕鑿之民

被虜繫於夷邦與戰歿於塞上者什七遼方岌岌而奴酋未已也五月鐵嶺之掠幸奴于鐵嶺止耳萬一合營宰賽不議其後而叛賊佟養性李永芳探知內地虛實導之深入則不有大可慮者乎或曰遼陽廣寧高城深池有兵有將萬萬無慮用竊以爲不然遼城修葺苟完勢或難攻而城中八口之家無擔石之積至援兵且仰給爲居停堅壁兩日有內潰耳遼城潰則廣寧之力已不能支西虜而

烽火東警其何以當兩面哉或曰山海嵯峨
金湯足恃矧

廟堂明喆安攘自有勝籌遼卽有故

神京萬萬無虞用竊以爲不然山海固稱雄鎮
使奴得與西虜合則紫荆倒馬黃花獨石古
北喜峯等關口乃當日也先犯蹕故道無不
長驅而窺我燕薊者卽山海且爲奴不爭之
地而遼又爲奴固有之物也卽刻三月初四
之敗猶在遼之塞外京邸時一風聞朝紳靡
不失措致封船討馬或密顧騾轎舉家屬而
送之回籍者紛紛載衛果無可慮當不爲此
張皇夫臣下旣知保其家屬而

主上君臨百辟乃無攄忠竭力爲之計萬全者况
逆奴猖獗之勢益熾全遼雲霓之望莫蘇屬
國引領于互援智士樂觀于再舉顧事急則
議功議過議易經畧議簡拔將材議增餉招
募兵馬事緩則悉置膜外陣亾將吏不必議
卹債事失職不必議罰經畧重任不必議速

代將材兵馬不必議速補於呼果何所恃而
爲是泄泄者耶或曰遼左不毛之土可有可
無奴酋犯順之罪可誅可赦第保華夏無虞
何必遠事征伐用竊以爲不然遼禍竊於剝
虜奴叛大爲不道雖欲懲一儆衆實愚唇亡
齒寒茲不以戰爲守甘于燕雀之處堂窳且
欲守不能必致土宇之瓦解或曰戰守急需
人馬旦夕難以猝圖至于將如選之偏裨狐
之腋也徵之布素鳳之鳴也兵如招之道路

虞其挾厚糈而遁也抽之里閭病其富買閑
而貧易竄也馬如民戶之所蓄類皆驕嚙外
驃雖圓內誠虛弱一至邊地不禁寒苦非倒
歿相繼卽困乏不堪其何以濟用竊以爲不
然鄉卽烟霧每隱豹文江海波濤頻聞鯨吸
倘許登壇之拜孰無圖貴之心則國士輩出
矣遠如水西永寧雖相仇隙然自諭和以來
業已相安其堅甲利兵馬步健卒天下無敵
而蜀鎮遠營之降倭銳手五百乃先都督縱

之舊人與松潘柳楊天全石砭之衆技亦相等近如陳友諒之裔爲戈兵居興國瑞昌間鍾山水峻冽之氣雄悍好殺死而不顧昔經調用有驗合其黨與可得萬數蓋新募漫無根芟調至各有統屬逃旣不能勁尤稱最且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氣有特奮者則義勇足用矣川貴之馬同于韃貨禁苦耐勞慣于戰陣隨兵取用不必別調新募家丁給以寺馬教之餵練養驃之法庶幾可用則營騎稱良矣雖然近師集費多遼之物價騰甚芻米每石須錢六百豆每石五百粟杆十觔不下百文人馬所需朝弗謀夕非照征倭逞例加之糧料則人鮮養氣之資馬有必斃之理夫自治之計旣周而後制人之策畢舉由是別將領分信地申號令定賞罰繕臺堡謹烽埃詳偵探束伍練兵禁行清野堅西虜之款厚朝鮮之犒修北關之好嚴紫荊等關口之防備拒馬伏險之神器操治軍定戰之玄機調麗

營銳手卹故將精兵諭以復仇大義示之報
國赤誠人期用命師克先和審天時度地理
秘方略察敵情以正合以奇變妙在更番進
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無險易敵無強弱以
戰則勝攻則克守則固其于犁庭掃穴討罪
雪耻也如執券以索償探囊而取物耳况爾
神京復何庸過慮哉用雖闇弱昨隨先都督橫
戈虜穴瀕危馘級歸國膺賞技向未售于借
箸命更幾殞于撻鋒頗知狡奴之情形亦見
全遼之緩急痛家國之血讐未雪念畿輔之
危迫可虞一腔忠義激而自鳴儻當路不以
狂瞽見遺未必無裨于

廟算萬一也爲此具揭

○戶科給事中臣官應震謹題爲經畧赴官無日
舉朝催請徒頻仰祈

聖明立勅到任以暢輿情以紓危急事竊自奴酋
匪茹三韓失利舉朝欲逮楊鎬而請以熊廷
弼爲經畧章蒲公車矣乃啟事會推七十餘

日而廷弼陛見亦浹月有奇顧銓臣請不報
樞臣請不報閣臣請不報甚者遼左之經臣
撫臣請而亦不報中外皇惑莫知所出得毋
皇上以奴蹙引避肩睫尚無恙耶獨不思造鈎梯
造戰具回鄉人口業有傳聞犯撫順犯撫安
經撫二臣又形奏牘微論轉盼秋高只此刻
下神出鬼沒而偵探無人防禦無法奴之爲
奴可慮乎不可慮乎又得毋謂楊鎬尚在堪
爲地方驅除難耶夫鎬不聽撫道臣言以至
一敗塗地人人切齒豈惟遼士卒軍民不能
一日受鎬約束縱鎬面孔亦何能一日施于
遼士卒軍民之上跡其情竅不振萎爾不揚
如喬一琦挺身在高麗陣中與賊鏖戰數合
殺戮多命而後斃如此凜凜生氣豈在劉杜
潘宗顏下而鎬無一言上告以隆卹典而鼓
英風鎬之爲鎬可恃乎不可恃乎又得毋
皇上疑廷弼文弱書生不足了此耶廷弼料敵十
年之前疏牘具在

聖明洞知乃若

皇上賜環廷弼報時方值家難不五日單騎就道
脩途三千里躍馬長驅纔半月卽抵涿鹿旣
陛見則以溽暑奔馳之故身發惡毒廷弼口不
言病摩厲以湏一疏再疏特懇宣慰

勅印毅然欲赴此其一段雄豪敢往之氣但令假
以便宜需以歲月日中豈有虜乎語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寒破膽

陛下何不遣廷弼令寒奴膽也且

陛下又得毋謂熊廷弼起自田間其初一直指使
者而遽加銜爲太驟耶不知等經畧耳以柏
臺爲銜則建牙特守土之職而事柄稍輕以
戎部爲銜則仗鉞侔司馬之尊而兵權獨重
奴之狂逞非部銜無以肅觀望遼之官軍非
部銜無以嚴控禦李如楨沿途爭禮且在楊
鎬衙側鼓吹振地跋扈非常異時能無睥睨
廷弼矧廷弼按遼時論李成梁十可斬李氏

一門視廷弼不啻仇又豈其能降心以相從也而非部銜決無以資彈壓故臣嘗慮如楨得肆遼必不安而國家亦隨之也朝議之以部銜請非爲廷弼爲國家也而

皇上猶印劄弗予耶况乎若兵若餉必廷弼到而後事有成謀議有畫一臣不知兵卽如餉之一節除折包在計曹料理儻加派不敷則有省直院司以下聽各設法助邊之當議則有閩省上杭存留河稅尚堪查解之當議則有

宣府懷隆修工買米節省餘銀除上歲抵充加派外尚有剩存仍堪酌解之當議則有輸貲助餉若勲卿吳炯若郡守木增若親藩唐王魯王瀋王若中書儒監等所輸納多者累巨萬少或數千各當作何旌勸以鼓樂輸之當議此其區處總在計曹而獨是本色最爲喫緊陸運則脚價需數倍之多而沿途受驛騷之苦水輸則登萊之額賦有限而海船之成造無期借漕則枵京軍之腹以實邊而取

數恐難于太多遣糶則罄農夫之收以飽軍
而遼粟漸苦于彌貴凡此皆須廷弼到任與
督餉大臣李長庚往復商確事事求妥卽如
長庚爲臣言山東道臣陶朗先以海運一事
拮据不遺餘力當作何優異酌勞以堅任事
之苦心山東舊道臣楊述程能造戰車及運
糧車精工省費又火藥地雷皆能精造近遷
他省當作何更調近地以資邊才之謀畧諸
如此類須假印信文移商之督餉及撫按諸
臣或會疏或單疏題請非廷弼到彼地方踐
其位而履其事顧安能得當而愉快乎且廷
弼未到而星夜赴遼業厯

天語之叮嚀卽廷弼久到而發票批紅正慰人心
之盼望乃頃復寂然則始何以敦趨後何以
延緩昨何以批發今又何以留中也人言

陛下遼急與急遼緩與緩臣謂遼事自急獨

陛下緩耳

陛下但用廷弼臣揣廷弼一出都門遼左氣色自

別一出關氣色又別一抵遼而遼之氣色且
非昔日之遼矣但得

陛下信篤任專一切戰守機宜廷弼可爲者恣所
爲而不問應奏請者隨請隨報議事之臣亦
復靜聽徐觀毋令中制毋令旁撓從此遼事
必有一段可觀者夫漢有三傑而用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王亾之機豈不以人哉惟
陛下裁察速斷遣廷弼立刻起行毋徒頓挫之羈
縻之而令坐困邸中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賊虜兇逆益熾小邦
危逼正急懇乞

聖明亟圖守禦以保藩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兵
科抄出朝鮮國王李琿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國助兵討逆以致將士覆沒且虜勢益熾
邊境危迫朕心惻然不寧這所請調兵防禦
及軍資諸物着該部作速議覆稱朕憫恤保
全至意欽此案呈到部除宣諭

勅書已經差官捧送經畧衙門并優恤銀一萬兩

轉送該國外爲照朝鮮爲我屬國世篤忠貞
自奴酋發難修茅索賦悉衆從征雖云感

天朝卵翼之恩實則篤藩服勤王之義乃不意我
師失利以致一攻不支三軍膏原野之塵兩
帥受檻車之縛軍裝幾盡庚癸頻呼邁此創
殘深可憫惻至于聲言窺犯雖逆奴之狡詭
難知而武備空虛在本國之隄防宜急其所
請陳師江上以綴奴兵政所謂戒切衣裯慮
周桑土豈爲過計應行經督撫按諸臣酌議
于寬奠地方設兵防哨該國亦于沿江一帶
屯兵戍守如賊擁衆內向則麗卒乘虛以搗
其巢如反戈東侵則我兵襲擊以議其後互
張犄角共伐克謀俟兵力齊集再圖大舉又
所請弓面焰硝餵糧查會典每年准買牛角
五十枝弓面二百焰硝原所不載近年以備
倭特請准買三千斤此外不許多帶所以防
別項交通且亦歷年令甲今因從征師敗乞
恩請討應照萬曆二十年例動馬價銀三千

兩令其自買以示矜恤而所買之數則照三十七年之例牛角弓面焰硝俱以增買二倍爲限餘作正價等費庶于矜憐體卹之中稍存節制防用之意其餼糧一節查先年征倭中國剩有糧草雖經發給乃彼國有急而我助之餉也若爲我興師而遂以餼糧責報則近于市道交矣該國君臣恐亦願出于此也旣經奏題前來相應覆請伏乞

聖明垂察俯賜允行仍乞

溫旨獎其忠勤則該國感恩圖報自當益勵初心而殲此克醜終必賴之矣

○禮科給事元詩教題爲逆酋僭號敢犯

天威懇乞

聖明急遣經畧聲罪致討以彰

神武以保

宗社事職嘗歷觀前代從來無百年無事之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此何以故蓋自治之亂易自亂之治難耳自亂之治創業者非上聖之

資不可中興者必神明之胄始能故曰難也
自治之亂乘積衰之運者權一去而莫收爲
基禍之主者世再傳而遂及故曰易也以易
若此以難若彼治亂之間亦甚可畏矣

皇上試觀今日之天下治乎亂乎夫輿地如故未
有失也貢賦如故未有損也金甌如故未有
缺壞也鍾簴如故

陵寢如故未有震驚動搖也日優游婦寺之手時
娛樂筦簞之間耳不聞愁苦怨嘆之聲目不

覩流離歿喪之狀俾晝作夜莫知省憂在

皇上必自以爲極治之時矣顧以職言之數年以
來災稜疊報聚斂愈急促限加徵無所不至
膏血旣竭朝夕難保嗷嗷百姓已自可虞加
以愚民去爲左道幾半都邑糾合徒黨煽惑
遠近駸駸乎見于畿輔江淮者不一而足黃
巾之盜赤眉之賊其殷鑒也如是而閭里之
亂機伏矣京軍寡弱內備空虛所稱爲天子
六師者安在倉卒有警環衛伊誰且武事之

皆窳日甚一日尺籍之漸滅年復一年雖省
直之衛所如星乃超距之健兒若掃一當調
發既有名而無實徒鮮利而滋害卽如近日
宣兵鼓譟于本鎮士兵解散于中途威令不
幾頓乎人心不滋譁乎如是而卒旅之亂形
兆矣大同市賞七年不給虜欲無厭虜情不
測久之未有不變者也識者皆謂必我有以
待之然後可恃以無恐待之云何曰兵精食
足而已矣其在大同之兵不知何若惟就頃

者宣府巡撫趙士諤揭甘肅巡撫祁光宗疏
各言該鎮原額兵數及見在堪戰兵數觀之
宣府原額官軍八萬有餘堪戰者不過萬人
耳甘肅原額馬步軍五萬有餘堪戰者不滿
五千耳大都見在堪戰者比之原額者僅存
十之一二兩鎮如此他鎮可推聞之薊鎮尤
甚夫一番閱視則一番敘功文誇韓范武稱
衛霍豈不足腴聽聞冒蔭賞哉乃上下相蒙
單匱至此特幸虜不入耳入便如無人之境

九邊之事尚可爲耶如是而疆圉亂本成矣
九列大臣侍從臺諫百司庶府非皆爲我
皇上分猷宣力者乎乃未用者絕多旣棄置之如
積薪已用者絕少復束縛之如繫足于是養
成臣子一段輕躁之氣一種頹廢之形狃爲
固然恬不之怪在頹廢者拘守尋常苟延歲
月精神旁鶩職業罕修不可言也在輕躁者
利口興戎正人短氣陰謀使鬼善類寒心尤
不可言也如是而士紳之亂端見矣凡此皆
養亂之資招亂之具也是以奴酋窺我之弱
乘我之虛輕我中國無人陷城尅堡覆軍殺
將幾成破竹之勢志得意滿輒敢建國改元
稱朕如朝鮮咨報所云目中不復知有

皇上矣

皇上承

祖宗遺烈作華夏共主舉事一不當取侮小夷乃
我朝從來所未見者豈不可恨可耻可憂之
甚哉粵自北虜之變如也先俺答等宗藩之

變如高煦真鐮宸濠等盜賊之變如劉六劉七劉千斤等逆黨之變如哱拜楊酋等皆叛旋服隨起隨滅曾無不受我戎索而久逆顏行者今日奴酋卽令如漢之南越尉陀宋之西夏元昊自帝一隅已非全盛之世所宜有况覘其舉動志豈在小哉倏爾秋高馬肥勢必深入長驅自遼陽而廣寧自廣寧而山海關不出半月直抵京師當斯時也將嬰城以自固乎文武幾何兵將幾何誰爲守者將開門而延之入乎不審

陛下將安之耶職言及此心膽俱碎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惟願

皇上立點新推經畧熊廷弼賜之尚方勅勿疏辭勒限出關刻期赴任直暴奴酋之罪漸圖撻伐之舉庶遼人之心定而我

皇上東顧之憂或可少釋萬一耳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遼氛愈熾廟算宜急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罪已用人以保危疆事自奴酋不靖我師屢劔近且懸兵深入開原名城一鼓而墮如燎毛然然此皆楊鎬寡謀失律幸有熊廷弼趨趨不早遣首尾橫決遂至如此三韓人無固志已岌岌乎成破竹之勢萬一遼陽失守河東西折而入于奴山海薊門震動神京不得安枕矣此誠

宗社危急之秋

陛下宵旰側席忠臣義士奮不顧身報國之日也唐臣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今日事勢非極力振刷猶循故套不可爲也奴酋之禍非一朝一夕良由

陛下二十年來高拱深居惟利是圖澤靡下及情不上達民怨而不知天譴而不恤漸至大羊生心邊鄙動搖舉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相傳之土宇棄于腥羶休養之生靈沒于鋒鏑典言及此怒焉疚懷

陛下宜卽

御文華延見大臣慨下哀痛之詔舉近日稅政如包稅織造例金之類不便于民者令輔臣條列上聞悉爲罷免廓然一變與之更始此收拾人心之第一義也此外定枚卜以資帷幄下考選以廣耳目出直臣于囹圄錄逸賢于泉石皆用人根本釋此不爲更待何時乃職有所最恨于楊鎬者新經畧一日不去則鎬擔一日不釋職前于按臣疏中曾爲叅駁且引嘉靖庚戌之變

世廟御奉天殿逮都御史王汝孝時虜薄都城道梗不及逮汝孝得躡斬虜首後幸未減之事以爲戒勉鎬節鉞猶在賜劔未改柰何不勉圖後效坐以待斃使開原無一日之守懈慢如此綱紀安在昔後周世宗時將驕玩望風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夙將無所容貸而後人心振肅高平之役一戰取勝淺淺霸業猶嚴于軍政如此况有天下之

大者乎職謂經畧楊鎬當急速問無令山頭
望廷尉思爲規免之計可也其餘將士奔北
不用命之故則速遣閱視科臣查勘嚴爲處
分不然雖有百萬之衆適以資敵安得而用
之至新經畧推轂伊始日下出關徒手安能
以搏賊凡言調兵募兵之策皆遠水無救近
火臣謂宜于三大營並入衛班軍中聽經畧
自選若干以從用以壯行色振先聲厚其糧
餉亦可鼓舞蓋天子六師原備征討非專城
守先朝調遣皆有成例臣昔年承乏巡視非
臆說也區區狂愚伏聽採擇

○巡視京營工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范濟世等
題爲京營單弱已極班軍揀選宜精謹明舊
例嚴責成務選壯丁以壯根本事竊惟原額
入衛班軍十六萬員名所以拱護

神京壯天子六軍之色也自撥薊鎮防禦外山
東河南與中都留守司每班共餘二萬人人
數亦旣微矣然太平日久紀法蕩然各衛都

司領班官復強半賣放携貲入京臨時僱覓
京棍充數一旦有事此輩有掉臂而去耳何
能得其絲毫之力也卽今年春季班軍造到
文冊與撫按文冊比對姓名不同者十之三
四夫姓名且不同安問其人之真贋乎職等
方行查處轉眼便是秋班矣值建酋狂逞開
原失陷京營軍伍單弱所藉入衛班軍不淺
惟是領班者皆武弁此輩不知國家之計惟
事囊橐之謀雖有鞭策亦無所施查嘉靖三

十一年題准山東河南各添註僉事一員管
理班務南直隸卽以穎上僉事兼管各請
勅行事其僉事會同都司掌印官選精班軍點付
押領赴京夫一班軍也而曰添註僉事則權
不可謂不專曰請

勅行事則事不可謂不重曰精選班軍則責成亦
不可謂不嚴則僉事干班軍亦非判然不相
干涉者也往時或軍不堪入伍或數不足原
額惟叅處都司而于僉事則置而不問是以

起班之時漫無稽查任都司恣肆賣放以爲固然班政之壞實由于此合令行文各省撫按凡班軍務要僉事親自點選不得仍以老弱充數起身在途亦須設法嚴禁不許都司賣放到營職等查有仍前老弱不堪原數不足者除都司等官從重叅處外而該管僉事亦以白簡從事雖有在衛原少在途脫逃之文然軍旣少矣安知皆在途脫逃而非在衛原少者乎嗟嗟遼左阡危君父震驚凡有人心共切敵愾豈以臣子受主上之爵祿于主上之護衛而漫不經心聽武弁敗壞而不爲之所乎只此已不忠于

皇上矣職等何有于面情乎今時日已迫乞皇上速勅下兵部行文各處撫按責令各兵備僉事勿仍前怠玩庶入衛皆精壯之兵而宸居添虎豹之勢矣

○山西道監察御史馮嘉會題爲遼警迫近神京制禦急于星火伏乞

聖明速俞廷議目前應舉機宜以固封疆以保

宗社事自我師四路失利一時大小臣工萬口矢
謨大都不外議兵議餉議經畧巡察九門五
城會推京營總協大臣數事總皆救變急着
皇上槩置不理若以爲奴酋已退不卽復來塘報
皆屬虛誑今于本月十六日果乘我無備不
半日卽尅開原當此危急之秋雖僅僅下一
經畧熊廷弼而京營總協不下如故也豈以
開原止係全遼得失而無與于京城安危乎
不知開原失則遼陽山海以次危山海危則
陵京震搖營兵原以護衛

陵京祖制主以總協大臣監以巡視科道職掌分
明缺一不可若總協堅持不下將營務誰爲
主持萬一狡奴乘勝長驅營中樞柄執要乏
人是可不爲寒心乎諒

皇上自爲九廟社稷計旦暮當有

俞綸矣惟是經畧

命下熊廷弼不日出關能以單騎制虜乎隨行兵

馬多須七八萬少亦不下三四萬伏望

皇上嚴諭兵部就近調發儻一時倉卒不能足數則以先題部臣召募之兵續遣從戎庶乎兵多則勢壯勢壯則心有所恃而不怯是鼓士氣壯軍容之一機也然師行則糧從有兵而無餉其勢又不能以枵腹應敵也除加派地畝銀見在若干不開外當下仍須得銀三四十萬以應急需是在戶兵兩部搜括那借多處益善益事變關於呼吸區處應從便宜不然者于披髮纓冠之誼謂何竊恐失悞軍機之罪不能辭矣且奴謀甚狡必于內地多伏奸細以伺我情形則五城九門巡視御史之命不可不亟下也募兵徵餉全賴省直任差御史彈壓督責則向來原題各差其疏見在

御前不可不亟發也抑職等猶有說焉自古大將立功于外必仗宰臣居中主持月初

皇上從輔臣枚卜之請業已廷推有人顧乃屢催不用揆地依然孤單當羽書告急豈宜泄泄

若此則多點數人俾合謀運籌以制勝于
廟堂之上尤今日第一議也以上諸款雖已經
廷臣連牘陳請而目前制馭機宜實不外此
用是職等合詞特懇

皇上卽刻允行勿再悠悠忽忽以致大壞不可收
拾仍諭中外臣工同心振刷幹濟時艱無分
畛域勿阻因循庶

廟謨邊畧兩相調劑虜氛立消危遼尚可支撐
陵京免于震動矣

○兵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吳亮嗣等題爲時事已
非大亂將作懇乞

聖明速圖安攘之策以濟時艱事職等見奴夷弄
兵以來無戰不勝我精銳盡于外芻糗竭于
內亦岌岌矣斯固人謀之不臧抑亦天心之
樂禍災稜疊告

陛下曾不加震惕天怒人離致有今日卽如經畧
一事

陛下何意而堅持之以難羣臣至于師喪城陷而

後用用之亦何及已臣等謹上數款望
陛下設誠而力行之猶或可有濟于萬一也

一曰議兵以壯經畧之行

陛下蚤用經畧一月尚可蚤入遼收拾一月今開
原已破河東之勢萬萬孤危虜勢益張人心
益懼廷弼豈可空手以往願

陛下速爲主張于薊保昌鎮京營中陸續發兵一
萬以爲廷弼營衛速催李懷信赴薊以爲後
援庶兵勢漸增人心有主尚可以保孤城也
一曰下詔罪己以回天心安人心夫

陛下數十年來已與臣民隔絕矣况大內之積蠹
夷狄盜賊垂涎已非一日願

陛下草一詔剴切明白以動四方忠義之心如袍
服羊絨磁器等項暫行改折金銀寶玉諸作
暫行停止以資軍國之計仍大發帑金數百
萬差科道官附近召募驍武命太僕寺速遣
官買馬以備征戰庶天人心心知

陛下之積聚原以爲四海三軍之氣自倍矣

一曰拔奇才以資謀畧近日李永芳佟養性皆我之所謂庸人而賊皆以領兵馬可見人才在于任用也今宜大破資格留心諮訪其有文武才能者

陛下或御門召見視其人物觀其方畧可將帥者將帥可偏裨者偏裨人有功名之望而後能出奇謀以安社稷也

一曰明法度以防內潰今京師之中五方雜處保無奸徒劔俠幸災樂禍者乎臣等以爲

皇城五門專令錦衣衛領之九門之內各設御史領之六部各司各勤其事

陛下不時臨朝以賞罰震惕之京營兵十萬分其老弱者乘城揀其驍勇者分營教練

陛下親閱視之以養其氣庶積弛之後一旦振作軍容盛則人心肅法度明則奸宄不生可以無內潰之憂矣以上四款皆國家常事及今日圖之尚恐無濟于事况當此時而又可泄泄乎今師復喪于外人心搖于內若不大爲

振作邊疆之外蕭牆之內有不知所終者職等極知臨朝發帑罪已求才諸務陛下所不樂聞然欲救今日之急張本全在于此職等寧言而死于職爲不辱官不忍不言而死于時事爲辱國也一字一血關于

宗社安危伏祈

陛下留心省覽卽下所司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開原破不移時遼左危不終日萬懇

聖明卽勅救援以保

神京事竊照奴酋謀犯開原已非一日蓋開原與北關有輔車相倚之勢開原失利北關勢孤不降奴則逃耳奴之欲逞志于開原正爲此也又西虜不得與奴酋聯絡爲一徒有開原爲之梗耳無開原則東夷西虜合爲一家安往而不得志于我馬林敗回無計遮飾謬欲結連宰煖等酋以圖奴不知已中各虜之狡計矣職疏欲令賀世賢與馬林交代蓋慮

及于此而今已矣北關恐不復爲我用而藩
鐵之間岌岌乎有破竹之勢矣遼左不守
神京詎得高枕而卧乎職所爲日夜腐心徬徨
而莫知爲計也今無兵無餉無馬匹無盔甲
而要緊把柄之人屢催不下

皇上豈真欲棄遼耶職謂兵招于遼地雖近有二
萬而新集烏合未經訓練是豈堪衝鋒之用
餉加于地畝雖多有二百萬而拖欠數多守
催無人焉能果戰士之腹馬市于宣大兵部

已差司屬督買矣不知何日領銀何日買完
若不上緊收買終無望雲錦之立致也盔甲
發于京庫本鎮已差委官接領矣然而關內
驛遞錢糧有限車輛有限若不速議加添修
造不免道傍之堆積也職力之所能者無不
殫竭至招兵苦于無餉計臣累咨駁查殊掣
人肘買馬苦于無價樞臣扣留數年未見同
心若以驛遞之苦累關內關外無不皆然關
以外時議加添關以內株守舊轍甚至援軍

經過動加裁抑人人憚履其地科臣抑軍媚
百姓之說誠有激乎其言之也又安望同舟
共濟之義哉與言及此職心滋戚職罪滋大
矣職又惟措餉之筭部科條議已詳無容更
贅必不得已各府親郡王與

皇上休戚一體當此中外匱絀之時暫勸借祿米
一年或亦所樂從也各司府州縣正官食
皇上之祿當分

皇上之憂暫省交際諸費不妨各捐俸一年不猶
愈于扣民皂工食乎聞罪帥麻承恩家畜馬
甚多今遼東見有納馬贖罪之例何不令本
弁納馬千匹或五六百匹務皆臚壯堪戰押
解遼東取有實收而姑貸其一死乎諸如此
類力能納馬者獨不可倣而行乎此皆職計
無復之而爲急救目前之着未知有當于

聖明之採擇否職草疏將終經畧楊鎬巡按臣陳
王庭移揭到職欲急發薊鎮兵馬二三萬出
關職謂儻得兵馬二三萬星夜出關俟奴賊

回巢仍以大將統領戍守開原舊地漸招逃
竄男婦復還故業如此而後可以聯北關如
此而後可以間西虜若竟棄開原如清撫故
事不惟金白不爲我用且恐遼瀋不爲我有
左臂旣失

神京動搖

皇上于此卽以財予人而人不見恩以官予人而
人不爲用天下大事去矣雖隆中運籌淮陰
仗鉞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伏乞

皇上深然深思卽

勅兵部速調近兵二三萬刻期出關仍將職措餉
納馬二議併

勅戶部兵部議覆若新經畧熊廷弼

皇上聞報之日應已渙發無俟職喋喋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萬有餘危
廟算一無足恃懇乞臨朝決策亟下罪已之

詔多發內帑之金以鼓豪以收人心以圖恢復
事竊照奴酋發難以來攻必尅戰必勝長驅

直搗所向無前而自三路覆沒之後勵兵秣馬養威蓄銳又幾三閱月其勢愈盛其氣愈張而我之馭奴既不能壯敵愾以挫其鋒又不能堅壁壘以待其老自四月以至五月宿老等屯之殺擄已厭果然之腹瀋鐵等處之蹂躪如蹈無人之境守備盡弛哨探杳然奴日中已無遼矣故兵襲開原不半日而望風以散撤我門戶爲彼巢穴北關援絕西虜交訐遼之爲遼尚忍言哉嗚鏑而山海危薊鎮危矣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矣跡其建元僭號黃袍加身是于

皇上勢不兩立豈獨虜劉我人民割裂我土地乎皇上未得以點用經畧熊廷弼可漫塞責也空拳難以禦虜敗局未易全收兵用幾何餉何區處誰堪大將孰可偏裨一切賞功罰罪遣將調兵行事悉聽便宜闔外不從中制必

皇上親御文華殿

召問廷弼商確樞機指授方畧臨軒而遣以聳

中外聽覩以重征伐事權庶幾有生色乎職
又稽自古有國家者曷嘗無強敵憑陵然勤
王之師不檄自至卽嘉靖庚戌時亦有然者
今徵兵之令甫下有挾衆而譁渡河而返者
募兵于河南山西不聞一應有司挨門僉報
有賄吏以脫匿籍而竄者卽厚以安家數十
金猶思奔逸仍用三四人押解者國家欲用
其效力而不能得其樂從尚可恃乎不意

祖宗德澤法度所浸灌而維持之者乃一朝瓦解
至此也則亦未嘗蒐羅豪傑之心耳不觀今
日土兵之解散乎其曰吾輩之來凡爲劉綎
用耳綎旣歿復何之遂掉臂不顧乃豪傑挺
生何代篋有特近來資格太拘嚮用無路有
緣可假卽鴟鶚不難奮翼天衢無階可梯縱
騏驥不免長嘶櫪下故有志者望望而去今
不獨奴寨多有之東南孟河太湖等處聚族
而圖大舉者日繁有徒此輩不爲我用必爲
我敵可不招採之以爲民望乎職請

皇上亟下罪已之

詔宜痛自刻責灑然與天下更始如陸贄草唐德宗之詔令讀者欷歔泣下人人有擊節中流聞鷄起舞之忠憤而後可激而奮也然詔之空言終不若歆以實惠職又願我

皇上亟發帑金五百萬分給戶兵工各部以爲募兵轉餉製器等費則三軍之氣不鼓而奮四海之士無脛而趨不出廟堂而制勝已萬全矣昔唐德宗以瀾食犒軍衆怒蹴而覆之其

後朱泚據瓊林大盈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積財不散徒爲盜資此殷鑒也自古天子雖富有天下當危亾呼吸時亦有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似此朽蠹之物擁之反以召禍散之足以禳災

皇上柰何慳吝顧恤束手待斃也至于廷臣封事皇上槩從寢閣豈獨臨朝不可冀并罪已之

詔亦或靳之矣獨不有輔臣先爲代草繕寫進御力請宣布乎帑金或亦未可必之且暮矣遼

撫周永春疏請暫勸

親郡王捐祿米一年及職同官官應震有省直
司院以下聽各議助邊之法雖勢在必需總
屬西江之水今主計者不可量借金花銀四
十萬并暫留各省直解到稅銀以濟目前之
急稍候發帑後照數補進乎諫行言聽既不
可望之主人權宜通變又不能得之閣部天
下事又安可爲也職頭閣部大臣倡率廷臣
匍匐文華殿前籲請

皇上臨朝發帑下

詔罪已一日未允來日繼之來日未允又日繼
之必得請而後已臣子當國家之多難七尺
已非吾有與其死于敵不如死于君與其死
于鋒鏑之交不如死于

闕廷之下何不可爲也必如是而

聖聽可回豪傑可風人心可結于以恢復故物不
難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遼事日壞一日

廟謨日拙一日藩籬漸撤根本可虞懇乞

聖明速

勅部臣急調邊兵以保危遼以固神京事建酋雖
一小醜實為勁敵彼其人馬強器械利又以
刀鋸繩其部落使之赴湯蹈火不敢反顧故
攻撫順則立陷攻三分堡則又立陷攻清河
則又立陷以張承胤遇之而沒以杜松之勇
遇之而又沒以劉綎智勇兼備遇之而又沒
此豈皆城不堅固將不善戰人不用命以至

此則此酋之勇猛無敵亦可畧觀矣為遼計
者當汲汲遑遑以日為歲尚恐無濟于事乃
敗衄幾四月曾無一將出關者如此舉動無
異兒戲何恠乎開原今又陷也藩籬漸撤堂
奧可虞豈惟遼陽廣寧朝不保夕即京師亦
岌岌乎動搖矣而尚可緩圖乎惟有急調九
邊精銳二三萬人即使原領大將刻定日期
星夜出關度幾有濟若九邊空虛即招土著
以實之有難應者則厚其糈餉無所出則加

派之地畝即使海內疲敝亦可休養使復若
計不出此而曰九邊虛也曰待招募也曰收
殘兵也此則于事無濟徒以遼東土地與遼
之生靈予敵耳夫豈惟遼東哉卽京師將安
所着落也夫九邊誠不可虛然羣虜志在搶
掠與建酋黃袍加體改元稱朕者其志不同
也羣虜勝則務進敗則速奔與建酋有進無
退萬衆齊登者其勢不同也即使各邊有失
尚可恢復與遼左有失

神京搖動者其輕重不同也不深計于此而欲
以招募烏合之衆兼破敗喪膽之餘以抗方
張之寇而保旣破之遼此必不得之數也乃
謂戰不足守有餘也誤天下國家者必此言
矣蓋守非堅壁清野便可謂之能也必有能
戰之兵將始可言守必有戰勝之兵將始能
固守如我守城矣彼攻之則當救否救則當
戰不救則孤城立破矣戰而勝則始能固守
戰而不勝則城又破矣此其事理亦明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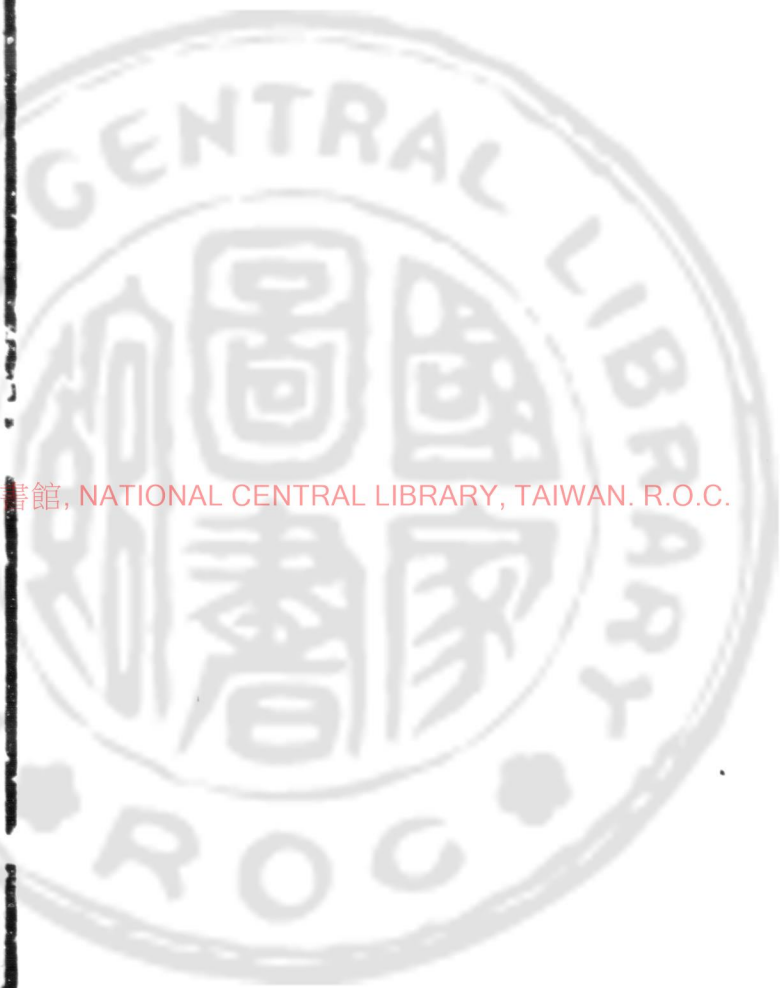
惟是以彼之攻我與我之攻彼其主客勞逸
之勢微有不同而謂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者
非確論也有水決于此一石土可塞也而有
所愛惜今日三斗明日五斗所費徒多而無
益于事迨滔天之勢成斯無所措手祇有載
胥及溺而已此今日遼事之喻也故今日舍
調九邊之兵必至誤遼東且至誤國家九邊
虛則實以土民餉不足則派之地畝外此職
直謂無策矣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二終

籌造碩畫

二十二卷

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三

已未季夏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禮科給事中元詩教題爲經畧將行兵食宜豫
懇乞

嚴勅戶兵二部各陳足食足兵之策仰釋宵旰之
憂免貽誤國之罪事自奴酋倡亂以來竭四
海之脂膏括九邊之精銳一一盡付之楊鎬
之手亦一一盡喪于楊鎬之手不周歲而耗
軍儲三百萬委金錢于泥沙戶部不能問也

不再舉而亾大帥武臣十餘萬視人命如草
菅兵部不能問也且天未悔禍大敗之後頃
復有開原之失假令經畧熊廷弼題推隨簡
蚤一月赴趨遼必不至是語曰需者事之賊
也又曰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此則

皇上之自爲社稷左也

皇上亦知開原所係之重乎蓋此城一棄奴遂得
與西虜煖兔宰賽等通且唇亾齒寒北關無
倚亦必折而入于奴奴成一家我作兩截遼

河東西決不能守山海失其險薊門當其鋒
京師不能高枕而臥矣故欲圖奴酋必保全
遼欲保全遼必復開原欲復開原必甯重兵
欲宿重兵必資厚精兵食相應缺一不可廷
弼明而熟于計知必出此無疑也譬之突然
當局者着着皆敗生路已絕突令旁觀者一
人代之其人奕雖善無處下手欲其取勝不
亦難之難乎今日危遼之勢何以異此若使
廷弼倉卒出關畧不爲備是置之如孤注將

棄之于擲無乃以人國爲徼倖耶試問戶
兵部大臣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兵餉急乎不
急乎乃昨聞中府會議日中不決薄暮而罷
含糊答應苟且支吾議餉議兵尚無必然一
定之畫夫自職言之部以戶名而司在餉却
漫爲之說曰兵部無兵餉從何處必有兵始
議餉焉部以兵言所職在兵亦漫爲之說曰
戶部無餉兵從何招必有餉始議兵焉此等
口頭謂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可也然兩
相推調及兩相耽閣勢必至于兵食俱無而
後已試問戶兵二部大臣設身處地心口自
語然乎不然乎職愚以爲是役也兵當以十
萬計每歲用額當以三百萬計

皇上宜及今特頒

嚴旨勅令戶部作速議餉湏足三百萬之數勅令
兵部作速議兵湏足十萬之數各具疏條奏
務在必行仍卽

明諭科道官曰兵集矣而餉不具則請治戶部誤

國之罪餉具矣而兵不集則請治兵部誤國之罪兵集矣餉具矣而戰守不效始可請治經畧誤國之罪大都此三臣者事成則爲同功一體之人事敗則爲同罪一體之人必如是責成如是糾察然後使之彼無我誘我無彼貸各營厥職如田之有畔共殫厥心如物之在貫甚至於臨難致死見危竭誠亦無不皆然者以此救遼遼或有濟乎嗟嗟言之難矣行之尤難邇來戶兵二部之事何多舛也

其在兵部錢糧一節從來原少措辦殊乏卽如戶部疏開絕軍變產缺官柴馬省直拖欠馬價班銀等項便當總查一數歲約幾何見在幾何可充募兵之用幾何數止此矣其外有不足者則自宜取給于戶部戶部固錢穀之司而募兵之需亦軍餉之屬也其何說之詞不此之務而乃托名于分于借是割戶部之所有以益兵部之所無何怪乎不降心以相從耶其在戶部軍餉一節除加派地畝銀

二百餘萬外如借金花銀留各省直解到稅銀臺省屢以爲言矣此事雖難而得用實大者則憚其難曾不敢一語及之無他畏

皇上怕中官耳如別樣款目動至數十瑣細零星無當緩急此事雖易而得用實小者則奉爲理財訐謨每纏纏言之也徃尋常之見而忘國圖效婦寺之忠而失大體豈謀國者所宜有哉當爛額焦頭之後正赴湯蹈火之時凡一切重大事情喫緊着數旣不能猝得之

皇上矣方擬旦夕齊集叩闈排閭闔以叫天負斧鑕以待戮幾幸

聖心之動還求國事之可爲獨賴寥寥二三大臣爲之倡率爲之激發乃猶然議成盈廷言輒參商不肯同心以濟時艱徒知執拗以行已意俄頃禍發轉盼難支蹂躪郊關暴犯

宮闕君父且無容身之地諸大臣將何以待之惟有載胥及溺已耳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嘆息也職義激于中語不假擇輒披瀝至此惟

聖明省察

○雲南道御史張至發題爲遼勢已迫內固宜周
謹陳一二防禦末議懇乞

聖明亟賜允行固藩籬以杜意外事竊自我師三
路喪衄三月以來諸臣無日不奴氛是做請
經畧請閱視請募兵

皇上皆漠焉置之不報直至開原再陷而後經畧
熊廷弼之旨始得俞夫廷弼壯猷素裕固雅
足經畧東隅然迫之危急存亡之際真有目

不及瞬踵不及旋者卽有奇安施可恃者

皇上軫危遼而惻然動念在廷諸臣有叩必從有
呼卽應庶幾轉危爲安之一機耳乃今請

文華歟之御冀罪已詔之下允枚卜之閣臣下
考選之臺省發塵積之內帑于以贊佐機宜
助勦時事又漠然置不報矣夫開原旣陷則
北關援絕鐵瀋勢孤則遼陽益急矧西虜交
訌合勢長驅三岔河之險賊得而有之廣寧
無完壁矣全遼去而山海危山海危而

神京震天下事尚可言乎爲今之計防山海以
嚴門戶向者全遼無恙山海干

神京爲藩籬今遼且纍卵則山海爲緊要之門
戶矣宜宿重兵一萬一大將提而鎮之庶兵
聲赫奕而奴不敢長驅也次守通州以重堂
奧通與京爲唇齒職向有京兵隸通訓練之
議頃者該部議調總兵李懷信甚爲得人今
以薊鎮缺將復調薊鎮矣則通州當另擇宿
將一員揀發京軍一萬令在通州訓練庶京

師緩急足爲戒備卽薊門緩急亦可以壯聲
援矣又次防天津以固運道天津爲漕運咽
喉天津梗則咽喉塞該路已設有津營遊擊
一員謂宜查其額兵若干再益以水兵二千
選有智勇驍雄之人無論資格授以提備千
把之任令分統水兵以聽遊擊指揮庶水陸
兼備運道可無虞也職愚又以登萊宜增海
防道臣一員蓋自海運議成則造船督輸自
宜一道專理其事今道臣陶朗先自去歲卽

令民間輸粟抵賦招商轉運一絲一粒皆心
計而手衡之其總理之周區畫之密可謂詳
盡無遺但今奴酋又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
惴自保能必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艤
舸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山之東淮
之南皆順流而下運道阻則

神京有坐困耳亟宜添設道臣一員再選募海
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
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
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庶賊舟不得南窺
而海洋無警

神京可坐奠矣然圖事揆策先于用人而非
常之事亦必非常之人任之今當事動輒以資
格爲言卽如保定撫臣選擇一二偏裨猶戒
以勿逾俸薦烏得不掣任事之肘而短豪傑
之氣乎則破格用人又今日最急務伏乞

皇上洞察全遼安危之形亟下兵部議覆至熊廷
弼出關在卽而會議兵餉迄無成說徒封膜